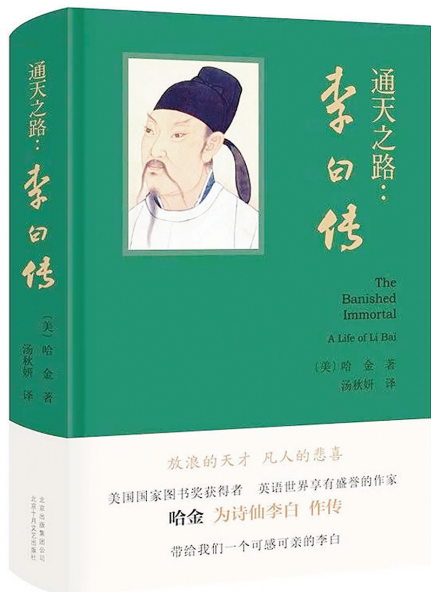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“后浪”的“诗和远方” ——读哈金的《通天之路：李白传》

禾刀



《通天之路：李白传》
哈金 著 汤秋妍 译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时代的许多读书人，对仕途充满渴望，另一方面又深受道家影响，无拘无束，即便被唐玄宗宣召入宫，亦是如此。对于后人评价甚高的诗文，哈金没有一概全戴上高帽，而是辩证对待，尤其指出李白“干谒”诗文充满谄媚元素。

哈金说，“我们谈到李白时，应该记住有三个李白，历史真实的李白、诗人自我创造的李白，以及历史文化想象所创造的李白”。作为一部致力于在学术和通俗角度都能站得住脚的作品，哈金必须遵照历史事实，还原一个真实的李白。之所以要特别提到“真实”二字，是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打破一些人关于李白的想象，也就是第三种李白。

很多人只是从李白流传下来的那些作品中来解读“诗仙”，而真实的李白是生活在他所处的时代，除了一日三餐外，他像许多读书人一样，渴望得到官场的认可。这也是他在54岁时，应永王李璘之邀，甘当文化装饰花瓶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从李白的两次婚姻，也能清晰地看到李白钟情的“权力场”。无论是安陆的许氏，还是商丘的宗氏，祖上均是权倾一时的前宰相，只不过时过境迁，留下的只有权力想象。

李白渴望成为哈金所说的第二种李白。李白的率性流淌在他那汪洋恣意的文字中，他的诗文常常极力拓展空间，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与想象，但这也常常为那些既叹服他文才，又担心他“野心”的所谓“贵人”的忌惮。虽然李白为步入仕途，也会委曲求全，但这些都“官场技巧”也仅仅局限于文字层面，现实中的李白与他为“干谒”而所作诗文中的李白，并没有重合的可能。

哈金通过本书，还原出的李白有文才而无政才。李白的那些所谓“雄才大略”，从未获得过政治场的承认。哈金用大量篇幅，不厌其烦地罗列了李白游走四方，遍交天下朋友的盛景，其中不乏官场朋友。有的官场朋友与他志同道合，比如贺知章、王昌龄，但更多人只是像后来的永王，视李白为自己的文化门面。一旦李白跳出了预设的这个圈子，尽快打发走李白便成为必然选择。

真实的李白必然有棱有角，有的方面甚至不尽如人意，但这就是真实的李白。李白一样渴望荣华富贵，只不过，他的道家底蕴，又在无形中驱使他走向官场的反面。不必指责诗人，寻找安全感，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本能，读书人又岂能例外。

李白17岁首次出门游学，从踌躇满志的“后浪”青年，到蜕变成尝透人生艰辛的“前浪”，官场梦最终幻灭，留下的只有“诗和远方”。曾有人统计，李白离开四川后，在外游学至少27年。若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，李白一生“总共到访了18个省市自治区，206个县城城镇，攀登过80多座名山，游览过60多条江河”。据传，李白一生写过3000多首诗，流传至今的近千首，人们记住的如《静夜思》《望庐山瀑布》《将进酒》《蜀道难》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，除了专门研究，很少有人注意到李白曾为进入仕途的那些讨好官场之作，如他在《赠瑕丘王少府》中称对方“皎皎鸾凤姿，飘飘神仙气”。

虽然本书写的是李白，但哈金在书末特意引入了李白的两位目不识丁的孙女。面对官府抛来的“高枝”，李白孙女却甘愿平凡生活，虽默默无闻，但脚踏实地。李白没能活出的生活成色，最后孙女们实现了，不过他那人称道的诗才后人未能继承，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。

有传说的地方人心是柔软的；就如同有信仰的地方人心是坚强的。在黄河首曲之地——甘肃甘南，那里流淌的不仅仅是如天上星星般灿烂的海子、河流，还有数不清的传说、故事，以及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天然信仰。

《穿越阿尼玛卿》是作家李城，游走在甘、青、川三省交界地带，以生动的笔触记录下的大地之歌。在这里有对高原地带自然环境的崇高礼赞，有对当地居民延续的古朴民风、与生灵万物和谐相处的深情呈现，以及对因人的过度取夺，而造成大地伤痕的悲伤书写。在一咏三叹的歌吟中，传说、梦境与现实交互。

阿尼玛卿是安多藏区最著名的神山，传说这座山的山神性情无常，可以呼风唤雨，在瞬间搅乱黑白。作者在当地少年的陪同下，乘风驾雪，与群山无限亲近，领略山之魅力。“在崎岖陡峭的山道上，翻斗车好像始终处于兴奋状态”，驰下山梁之时，有从高处坠落之感，在这群山之中，命是交给神的。少年从包里抓出一把风马纸片，让我和他一起向天空抛出，让它们随风飞舞，以此向山神祈求护佑。

风马是当地牧人们敬献神灵的坐骑。在两寸见方的纸片上，中间印着驮宝的骏马，四角龙吟、鹏飞、虎啸、狮吼，上方日月并行。当牧人在群山之巅，将风马一把把抛向天空，随着山谷的气流，风马随风翻飞自由明灭。虔诚的牧人，便能听到天空中有哒哒的马蹄声疾驰而过。

群山，是史诗和神话的摇篮。在无限接近天空的高原之上，隐藏着漫天神佛，在甘南的大地上，也孕育了无数诗人和艺术家。天地群山给了他们无限灵感，即使是家徒四壁，也不影响得天地养育的灵性者，纵情歌吟，如有神助。正如作者所言“高原是厚重的，而牧人的梦，却如此透明而轻盈。”

龙达是驰骋天空的马，经幡是清风翻阅的文字。凡是有信仰的地方，人心都保持着纯朴，内心世界的宫殿远比外在的东西庄严神圣，也更广博纯净。

在甘南农牧交会地带的有一个名叫尕路田的小村，至今保留着大年初一鸡鸣即给牛拜年的习俗。这里的牛也深知自己在这一天将得到的礼遇，会眨着那长有长睫毛的大眼睛倾听，等待主人的脚步，主人会给它们端来用豌豆制成的精饲料，外加一份青燕麦。要知道，这排在拜父母之前的拜耕牛，是当地村民与耕牛之间怎样的一种深情，那长长的青燕麦便是取长寿面之意，祝这勤勤恳恳的牛儿健康长寿。

在羚城，当地的妇女收割青稞，会将一捆青稞扎起来，举过头顶用力甩上几圈，青稞束在阳光下飞旋，不少穗子甩出去，散落在潮湿的土地上，这是她们为飞鸟准备的越冬的粮食，这是多美的人间景致。“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”，善良的高原子民，以他们纯朴之姿，演绎着这人间的善良高贵。

大地之上从来就不缺乏色彩，只是城市中的居民过着过着把颜色过丢了，把城市和心情都过成了灰色。在作者五彩缤纷的文字之下，大自然的颜色涌动而出，在书页之上，高山深谷、流水飞瀑如入眼帘，一派原始森林的生机与活力。在卓尼大峪沟的纵深部分阿角沟，这里是动植物的天堂、天神留在人间的颜料

板，山峰玉笋林立、峡谷幽深、林莽泼墨、河水激越。浅浅的水流中，游动的石花鱼、五色的沙子、掉落的树叶，共同构成水流动的颜色。水流至深处，颜色便越加的层叠丰富起来，绿色、蓝色、幻彩重重，最后水成琥珀，与天穹相应，水、草、树、山、天，浑然一体。人在山中，如入幻境，茫然不知今夕是何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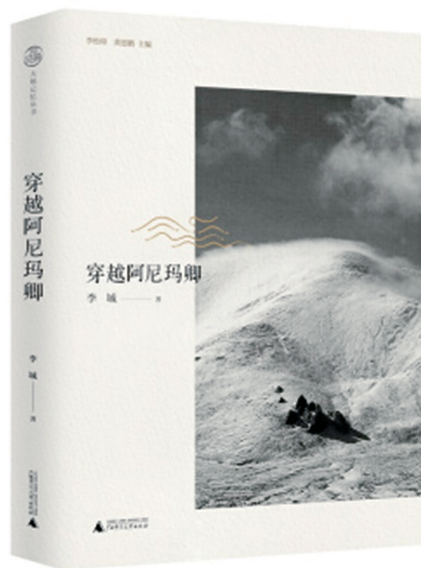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里人是卑微的，也是高贵的。卑微在于这里一只小小的蘑菇，也有神的光芒，它是大自然千年腐殖质所化，千万年清冽甘美的精气凝成，并非城市中的俗物所能比拟；小小的苔藓，打扮着枯老的树桩，让生命传承不息，即使是小小一根枯枝，在这里也可自成生态，养育新的生命。久居都市的人，在自然的生灵面前只会感觉自己的污与浊，自愧呵气没有兰花香，歌唱不如枝头鸟。而人的高贵在于，在这里，人可以抛下凡念，忘却争鸣，暂时卸下世俗的纷扰，让时间静止，让过去过去，让恩怨消散，让俗心入梵净，做一时一日的山中神仙，忘却世上千年。当人呼出浊气，接纳虚空，回归人的本质，人便是轻灵的、高贵的，无限接近于神佛的。

在书的最后，作者记录下了大山深处的伤痕，舟曲县城曾被誉为泉城，99眼泉，如大地的99只明眸，但在2010年，泉城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特大山洪泥石流袭击，转瞬之间几个村子被夷为了平地，泉城瞎了，哑了，呆了，痴了。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原因不再细述。作者用一句佛教偈语结束全书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的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的是。

愿大地伤痕平复，愿幽深的依然幽深，明媚的依然明媚，高贵的始终高贵，神秘的始终神秘，愿地球上始终保有一片梦的伊甸园，存留下大自然自我生息的调色板。

寻访梦的伊甸园

胡艳丽



《穿越阿尼玛卿》
李城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